

聞話郭沫若（上）

童世璋

郭沫若與魯迅對罵

因為寫魯迅罵人的怪招，忽然想起郭沫若的嘴臉：記得魯迅和郭沫若曾經打過零星的筆戰，互相譏諷，魯迅罵郭某巧於偽裝，是一個冒牌隱士，鬼混唐朝，不是東也不是西；郭則罵魯迅是一隻喝醉了花影的老鷹。郭沫若、魯迅對罵文字的內容，怎麼想也記不清了。為解開心中這個結，就找舊書求證，一日得到一本郭沫若著的「羽書集」，其中果然有這樣一段：

郭沫若在民國三十年八月十日所記「告鞭屍者」一篇，以保衛者的姿態說話：

「魯迅譏誚過我為『隱士』，『帶着一副偽造臉』。我呢，也譏誚過他那『朦朧的醉眼是玲瓏的複眼』。」

就這麼一丁點兒記載，看了很不過癮，本以為狗咬狗，一定非常精彩，料不到如此草草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魯迅那時（民國三十年）已經死了四年了，郭不但不打死狗，反而大大地恭維一番。

郭說：「魯迅的譏誚人和罵人是很能抓到別人的痛癢處的；和好些人的隨意的譏誚和罵，實

在是無關痛癢者，全然不同。昨天在魯迅四週年紀念開會之前，我對某一位朋友說：『魯迅生前曾經罵了我一輩子，魯迅死後我却要恭維他一輩子。』朋友反詰我：『你這話可以向今天的大會場說嗎？』我說：『我是要準備說的，而且還要加點擴充。我要說：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，但可惜他已經死了，再也得不到那樣深切的關心了。魯迅死後我却要恭維他一輩子，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，不能夠恭維得盡致。』這話我在會場上沒有說出，但我在這兒却把它寫出。」

掉過頭來恭維死人

為什麼前罵而後恭呢？因為魯迅死了餘威猶存，共產黨決定要利用魯迅了，死後讓他風光風光，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搞一個「魯迅藝術學院」，一切早有計畫：郭沫若不必再罵，不敢再罵，也不得不恭維一輩子了。

郭沫若如何恭維？他的「寫在菜油燈下」說：「考慮到在歷史上的地位，和那簡鍊、有力、極盡了曲折變化之能事的文體，我感覺着魯迅有點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，但

魯迅的革命精神，（璋按：只合於中國共產黨的一時需要）他對於民族的榮譽貢獻和今後的影響，似乎是過之而無不及。」

郭又寫出：「許多對於魯迅的惡評：『褊狹』、『偏私』、『刻薄』、『世故』……。事實上，都是有意無意的誣毀。」

對於這些「惡評」，郭沫若在互罵中，必然早已參與，是「有意無意誣毀」中的一個，這裡却用為恭維的頌詞。接着，他說：「魯迅在時，使一部分人有所恃而不恐，使另一部分人有所憚而不為，現在魯迅已經離開我們四年了，蛇虎呢，依然出沒，坎陷呢，依然縱橫。」

最後，大捧特捧，呼喊既不像詩又不像散文的口號：

「魯迅是奔流，是瀑布，是急湍，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海。」

「魯迅是霜雪，是冰雹、是恆寒，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春。」（按：乃郭的專長，似是拍史爺爺馬屁詩的前奏曲）

郭沫若比魯迅更為「世故」，真「帶着一副偽造臉」，是一個大滑頭，隨風轉舵，但圖保全

自己：而魯迅呢，思想雖然沒有體系，文字、文膽却有一貫風格，氣質、文質比郭強得多了。

阮文達先生「也談魯迅」說：「對三十年代作家，我不喜歡郭沫若，尤其討厭章依萍，喜歡的是魯迅和巴金的作品。……一直到現在，我仍然覺得魯迅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，他筆鋒尖銳、犀利，也帶有感情。……不過我始終不相信魯迅是一個共產黨人。」

阮先生這段話，甚獲我心，我也不喜歡郭沫若，一直感覺郭是虛偽、下三濫，帶着許多副假面具的偽作家。

讀了郭沫若的羽書集，就知道人們不喜歡他，輕視他的原因了。

羽書集一盤雜扮兒

「羽書集」屬於所謂「沫若論文集」之四，刊行者為羣益出版社，總發行是「羣益、海燕、雲海，上海聯合發行所」(按：這是他們的關係企業，出書也打大海戰術。)出版期為三十六年三月。

這本羽書集，根本不像什麼論文，等如一碗亂七八糟的什菜麵，郭沫若尚有自知之明，他在序中自敘：「我自己是很明白它的性格的，它是有點近於『鳴鑼奉告』式的宣傳文字的總匯。假使讓一批大院派的學者們看來，會說它一錢不值……」

羣益出版社出版戲劇三叢書，與羽書集同時做廣告的尚有陽翰笙著「天國春秋」，據其廣告詞云：「本劇係根據太平天國史實，以楊韋之變為主題，作者正確精闢的歷史觀，為我們闡敘了

太平軍覆滅的原因——分裂，因古鑒今，揭示出寶貴的經驗教訓。」就這幾句，顯然已告訴我們，是話外有話，別有用心，但當時一般讀者不察耳。另外還有陽翰笙寫的「草莽英雄」與陳白塵所著的「大渡河」，大渡河廣告曰：「清末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終因滿清貴族及漢族大地主強盜所鎮壓，翼王石達開悲壯的走向末路的故事。檢歷數年，遲至今日方與讀者見面。」含有挑撥性，內隱玄機；他們一有煽動機會，決不放棄。

郭沫若的幾本歷史劇，都由羣益出版，如棠棣之花、屈原、虎符、筑、孔雀膽、南冠草(清夏完淳的故事)，有些我看過演出，少數讀過劇本。老實說，郭沫若戲本的水準與深度，顯然在這種「鳴鑼奉告」式的拼盤文字之上。他長於偽裝及暗藏，所以劇本的演出機會較多，問題也不直接鮮明，不過羽書集是他執掌宣傳之權的應景「表功」文字，所以要將它「鳴鑼奉告」各方，包含他的主子。

羽書集的序，一開始就火辣辣的——「羽書集在四年前曾經由陪都(按：重慶，但他備用這種寫法)大東書局接受，準備出版，已由書局將原稿送審，一切手續均已妥當，但書局却不肯印行，只得把原稿要了回來。據說是這書局受了什麼恫駭，我至今都有點不大了解。因為送審完畢了的書，還有什麼愛慮？而本書的內容又有那一個字可以使得它愛慮的呢？」

大東書局似非其關係企業，究竟接受與否？又如何退回？其真實性不詳，所謂「恫駭」，也許是借題發揮，事隔久遠，無從查證。

郭沫若最有把握的是：「本書內容又有那一個字可以值得愛慮」，這正是他的「偽裝臉」和隱藏(按：不是隱士)的技巧了。遍翻全書，只有幾小段在為中共張微目、鋪小路、替中共說了話，並無盜明甲亮的共產教條或口號，當時均在審檢範圍以內，出版時又值民國三十六年中共竄起動之際，所以他振振有詞，藉以挑撥煽動跡近反噬。

接着他又說：「就這樣，這本集子的生骨，實在有點不大吉利，不知犯了什麼煞星，一扼殺於恫駭，再火焚於倭寇，很難見見大世界。然而它也好像是一位『打不死的陳絞金』，見土就活，現在公然又可以死灰復燃了。……」

一錢不值卻能騙人

看文字，這篇序比較內文要活潑生動些，但他犯了一個大錯誤。「程咬金三斧頭」，人盡皆知；會使地行術見土就活，東鑽到西，前鑽到後的却是竇一虎，都不姓陳，別人寫錯不要緊，郭某是編寫多部歷史戲的文人，不該程冠陳戴。(按：此處必非手民之誤，手民看小說、看戲，決不會排錯。)

然後，他學魯迅之筆投了一槍——「我不敢保證它究竟能够長命到什麼時候，不過它很執拗，凡是負了惡星下凡的胎兒，人叫它死它偏偏不死，而一些富貴人家的子弟，人要叫它活它偏偏不活，所以說不定這個集子是出乎意外地會可以長命的。」

可是遠不及魯迅文筆的乾淨犀利。

今天我們知道這個集子的命不長，大陸上鄧小平雖然和郭沫若是四川同鄉，也喊過同志，但不會允許它的存在。時過境遷，已被認為毫無利用的價值了；而我們這兒，我這本是極少數倖存的幾本之一而已，亦是今日評論郭沫若的唯一直接證物。

接着，郭沫若又爲自己僞裝臉上貼金，他說：「不過我自己並不十分願意祝福它的出世，倒也是實在的。……做母親的人，儘管怎麼打算存心公平，總不免是有些偏愛的，自己愛的不一定就是好的，自己不愛的不一定是壞的。我自己的存心也差不多就是這樣。所以本書的好壞，還是要讓讀者或社會來決定。」

那麼我現在可以告知郭沫若，這本書無論就意境、內容和文字，讀者和社會都肯定是一本壞書，真是「一錢不值」，你沒指望啦。

序文據原註寫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內文大約起於二十六年八月至三十年八月（僅二篇）。其中有幾篇，我在當年重慶報紙上似乎見過；如今重讀這本壞書，感慨萬千。同一篇文章，同一個讀者；在不同的時間、空間閱讀，却有不同的感受。老實說：這本壞書及其戲本當時在大陸是騙過不少讀者，矇混過不少人民的；我們今日希望再也沒有類似這種經過僞裝、化粧的壞書出現。

當年所見的郭聾子

記得我初次見到郭沫若，地在湖北陽新前方，時爲二十七年九月。那時我服役第九戰區司令

長官部，陳長官誠，因武漢各界慰勞團來到前方，命令舉辦一個小型的歡近會，採座談會形式，我亦奉命參加，會場就設在簡陋殘破的民房，亦即長官的指揮室（掛滿地圖）之內。

主辦者謝委員、柳參謀事先報告：團長是郭沫若，他有點聾，和他講話要大聲；並解說了他的背景。

郭沫若來了，步履緩慢，個子不高，像一個教書先生，因坐在同一排，我看不清楚，陳誠長官致詞以後，郭沫若一口四川腔，慢吞吞地，像擺龍門陣，聽的明白，却是些冠冕堂皇的話，但他究竟說了些「捨子」，抱歉，早忘懷了；我也沒有和他大聲講話。

想不到他在這本集子中却有完整的記載，題目是「後方民衆的責任」。

「今天『九一八』七週年紀念擴大宣傳的第七天，由兄弟來擔任廣播，（按：大概是漢口廣播電臺）想向各位談一談後方民衆的責任。（按：本是他的講稿）

「兄弟作爲武漢各界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的先遣隊，是十五號離開武漢的，經過了咸寧、通山、陽新、武寧，更繞道修水、平江，（按：均九戰區防區，我都到過。）並訪問了一次長沙，（按：未幾毀於張治中之一把火）昨天晚上才回到武漢。

前方的情形想來是各位所關心的，因此我想擇要地向各位報告一下。……」

郭在辦公室的形像

還有許多事情是我親身經歷的，故爾讀來甚感親切，勾起我的回憶：例如他的辦公室——

「我們的辦公室是一間中學校的講堂，和着幾十個同事像學生上課一樣，聯合辦公，雖然我自己本是一個半聾，却連別人的呼息都比平時健旺，不斷的在耳鼓上打擊，文章是斷難寫好的，毀了，率性偷些巧，來寫它幾節詩。也够勉強得很，公文來了，客來了，僅僅寫了四節，（按：不像東也不像西的詩）又寫不下去了，因爲又要開會。」（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紀念「一二八」剪輯）

這倒是實情，辦公室內寫不成東西，鄰座說人事升遷、彼此關係、加班出差，就會影響心情，而在喧鬧的茶館、咖啡廳裡，因事不干己，反而無動於衷，可以寫得下去。

這間辦公室設於重慶兩路口市立中學，學生已疏散下鄉，軍委會政治部駐於斯，陳誠擔任部長，副部長張厲生、周恩來兩位，周恩來不常來辦公，但偶於樓梯上見到，他常帶含着一臉笑容和不認識的人打招呼；而另一位副首長呢？臉上永遠掛着霜，板板地，有人說：「他如對你一笑，那你趕快去買彩票，保險中頭彩。」

郭沫若時任第三廳廳長，主管宣傳、文化、文藝、業務範圍甚廣，主任秘書楊翰笙，科長有田漢、程步高、洪深及中製導演史東山等。他們辦公室的氣氛和人家不同，我就在貼對面青年社工作，門當而戶不對，不相往來，我們都很嚴肅，立正報告，等因奉此；而他們則時時傳出歌聲、舞聲、大笑聲、詠詩聲、道白聲、唱戲聲，有

時候陽主秘坐在辦公桌上和大伙兒吃花酒。(花生、豆花、大麵。辦公文時常鬧笑話，特別是「此致科長」「謝謝廳長先生」，流行在卷宗中夾小紙條：「今晚毛肚火鍋開堂」「快追那小妞！」生活方式也不盡相同，他們一關了餉整隊出去下館子，吃毛肚火鍋，男女同志打成一片，打情罵俏；錢花光了才上餐廳報到，伙食費還得勞動伙食委員三催四請。一天我們正在餐廳用膳，忽然外來一個妖嬈的女郎從門外向裡伸頭，冒叫一聲：「死鬼，你給我滾出來？」想不到竟有三個「死鬼」同時滾上前去，全場哈哈大笑，都知道準是被稱為「文化人」的第三廳人士。

文化活動被其控制

別瞧他們這一撮人平常嘻嘻哈哈，有時瘋瘋癲癲，但工作相當認真，講求實效，影響廣遠，試看郭沫若代表第三廳於二十九年七月七日「三年來的文化戰」一文所作的綜合報告：「……在武漢時期，更曾經滙合而成了各種中心的組織，如戲劇、電影、漫畫、木刻、文藝、音樂、（按：以上組織他們是主力，自認掌握到核心。）教育、新聞（按：他們已有救亡日報及後之新華日報）等等，……鑄成了文化界的空前團結，這一團結是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進步。（按：他們自認推動着這一大進步。）……愛國情緒高漲了，文化界的活動更加促進了。流動劇團、歌詠隊、放映隊，流到四方，四處都有廣大的羣衆受着鼓舞。『大刀進行曲』、『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』、『打回老家去』等等抗戰歌曲流傳到深山中的

牧童口裏、煉煤渣的貧兒口裏。一批又一批的文學工作者、新聞記者湧上前線。工作隊、宣傳隊、漫畫隊、慰勞隊、孩子劇團（按：以上多為第三廳業務，孩子戲團乃其直屬，這批孩子來臺者有藍天虹、張茜西。）等等，一隊復一隊走向軍隊，走入鄉村、兵營、戰壕、廣場，原野都成了課堂，抗戰話劇，（按：如放下你的鞭子）抗戰電影特輯，成爲武裝同志與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。……」

我抄這一段流水賬，心情沉痛，爲什麼讓他們影響甚至控制了這麼多的活動？答案原因甚多，關鍵在我們過去並不認真辦這些文化活動，崇形式而輕實質，重上而忽下，他們乘虛而入。

還有一個問題，以往極不願意提起，那就是：爲什麼郭沫若和那一撮人具有那麼大、那麼深、那麼廣的影響力？他們雖然是文化官員，却亦是會寫、會唱、會畫、會演的文藝工作者，（不論其實，只觀其量，他們唱不離口，筆不離手，無忘本行；如郭這個半輩廳長，作品仍豐。）我們以往的文化文藝機構領導羣呢，通常是由一批有上層關係的官充任，不會寫、不會唱、不會畫、不會演，却去領導擅長寫作、美術、藝術、音樂、電影的人；（縱然有比能力與才華，當了官就缺乏興趣了，他必須集中心力忙於應付做官的一切人事活動，否則難保其位，何況晉升。）如是兩方之間形成隔閡，甚至格格不相容；如是想領導也領導不起來，儘做些表面文章，儘說些天官賜福的話，實質上缺乏效率與成果。

活水流入了外人田，（我們少數單位只死抱

住油水）我們準備了大量鞭炮供他們放，而且放得很熱鬧，這即是令人痛心的事，是以往親者所不明而讓敵人痛快的事；他們立了些汗馬功勞，毛澤東後來排除、整肅、鬪爭了他們，却早有跡象，卅一年五月，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，就不許延安有魯迅的雜文形式，他說魯迅的雜文「只有對於敵人才是對的，在陝甘寧邊區的根據地裡，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。如果用對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自己同志，就是把自已站到敵人立場上去了。」（按：鄧拓等後來以魯迅形式寫作，自然「頭顱擲處血斑斑」了。）

戴假面具一直到死

當他們捧着魯迅玩弄魯迅的時候，魯迅誠然是一名超級投手、射手，但只等如一個智慧型有視覺的機器人，而毛澤東和郭沫若那一小撮人物却是電腦程式的設計者和操縱者。

「左聯」本身，以及魯迅之輩，當時也許不全知曉或簡直不知道「自己在靈魂深處早已被人姦污，而自己在不知不覺中淪爲工具或打手的地位。這些就是郭沫若引爲洋洋得意的地方，所以「鳴鑼奉告」。魯迅罵的頗有遠見：郭沫若「帶有一副偽造臉」，竟然從共黨大批判、大揪鬥、大屠殺中脫身，最後幸而病死，比王實味、丁玲、蕭軍、羅烽、艾青以及日後的老舍之輩輕鬆多了，「偽造臉」的馬屁詩也許產生了效果，共區中乃一異數；也足見郭沫若「偽造臉」的小丑型功架之「邊式」。（下期續完）